

卷七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七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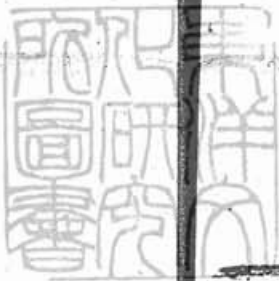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註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葷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註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也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父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沉溺之道也

疏孟子曰桀紂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

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
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
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
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
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
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
野矣故為淵而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鰓為之鰓
矣為叢木而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鷂為之鷂
也為湯王武王而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
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
之諸侯皆為之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鰓為淵鰓魚
為叢鷂雀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
不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考言今
之國君欲為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
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
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
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昏及溺此之謂也
詩之太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阻

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
於其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
鰓也鰓土鷂也○正義曰鰓釋名云鰓形如鰓居水
食魚者也鰓鰓之屬也鰓鷂之屬也能食鳥雀○詩
犬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
詩蓋蒞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又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
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



孟子

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自棄者不可與之言議也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

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

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

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

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言居下位而為蓋上之臣者

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蓋上之臣者

所以得民者乃治也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

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如不信於上有道不至不誠其言

足稱矣此所以願乎臣者如不信於上有道不至不誠其言

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悅於矣信於友矣以友道則

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資

親矣以其親之所謂親也如反身不誠則亦不誠於

明乎善則不誠其所以不悅於親者孝也如反身不誠

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不誠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

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

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大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

是為大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

曰未之有也。曾子曰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

苟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

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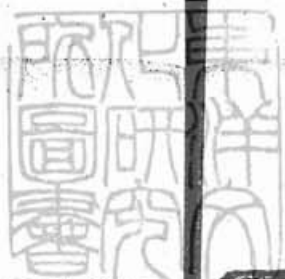
父歸之其子焉往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

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

者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

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

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

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

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

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是皆歸之

云其傳曰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

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殺亂
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
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亦曰吾
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紀云天以七紀故云
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星辰曆數今云
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
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從我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

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
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

疏

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

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攻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第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賊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土地者大之蓄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黨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後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縱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



義季氏當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論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曾中正則眸子瞭

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

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

言察自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孟子曰

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

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眸子中正則眸子瞭焉眸子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明則人可見又安可瘦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眸子瞳子瞭明眸子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釋文而言之也

子學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替奪於人蓋以恭儉則不侮儉約則不奪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淳于髡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

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

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沉溺於水當以

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

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

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

援之以手者是有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

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

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

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

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已之子與他人教它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
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以夷為夷然其義皆通矣 夷有二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註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註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會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哲死曾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將徹請

所與問曾哲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疏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

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

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者

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己之身為大也

失其身而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輩聞之矣如失
不能守之况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若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皆為所守也然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夫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問復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曰有餘則曾子已死曾元奉養其會子曾元曾子必應曰有餘則曾子已死曾元奉養其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則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巳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曰有所愛之子孫故拘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

以為之
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孟子曰至一正君

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後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也惟大

孟

孟

孟

人之爲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註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者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

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固爲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人之毀是背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可有師而好爲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爲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它特在其好爲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

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
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

後求見長者乎

館定乃見之乎

樂正子至克有罪

樂正子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亦來見我乎

來至若數日之間也

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
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
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
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
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
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
重道者也宜孟
子以備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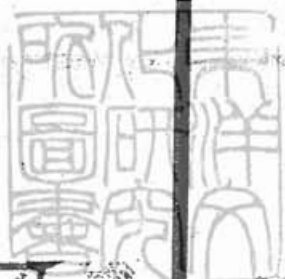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

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以沉浮君子不與是以
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
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
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
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誠道以從
人之謂也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
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
鄉於齊出弔於滕王使盍大六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慕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
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
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者有就
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註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
疏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
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
後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
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
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
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為其無後

所圖畫
書洋

告而娶之也以
其及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
告也。曰堯二女曰正義曰察古史云舜有三
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中有實事親從兄在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
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禮義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
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是之謂

之手之舞之也
樂曲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

其中矣樂生之至安一可也豈能自覺是歸節手舞

曲哉孟子曰至足之樂也蓋有諸中而形於

外也孟子言仁道之實事親是也至類斯二者弗去是

也者孟子言仁道之實事親是也至類斯二者弗去是

從兄是也以其事親也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義矣智之本實使事親之於君是也此言之則事親

者禮之本實使事親之於君是也此言之則事親

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

兄之悌為義之實則凡移於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禮之

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凡移於長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

實為樂之華也凡此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由仁義之實克之至也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

也其樂則生生則息可已為可已則得之於心而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樂之

之弊者也

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

之弊者也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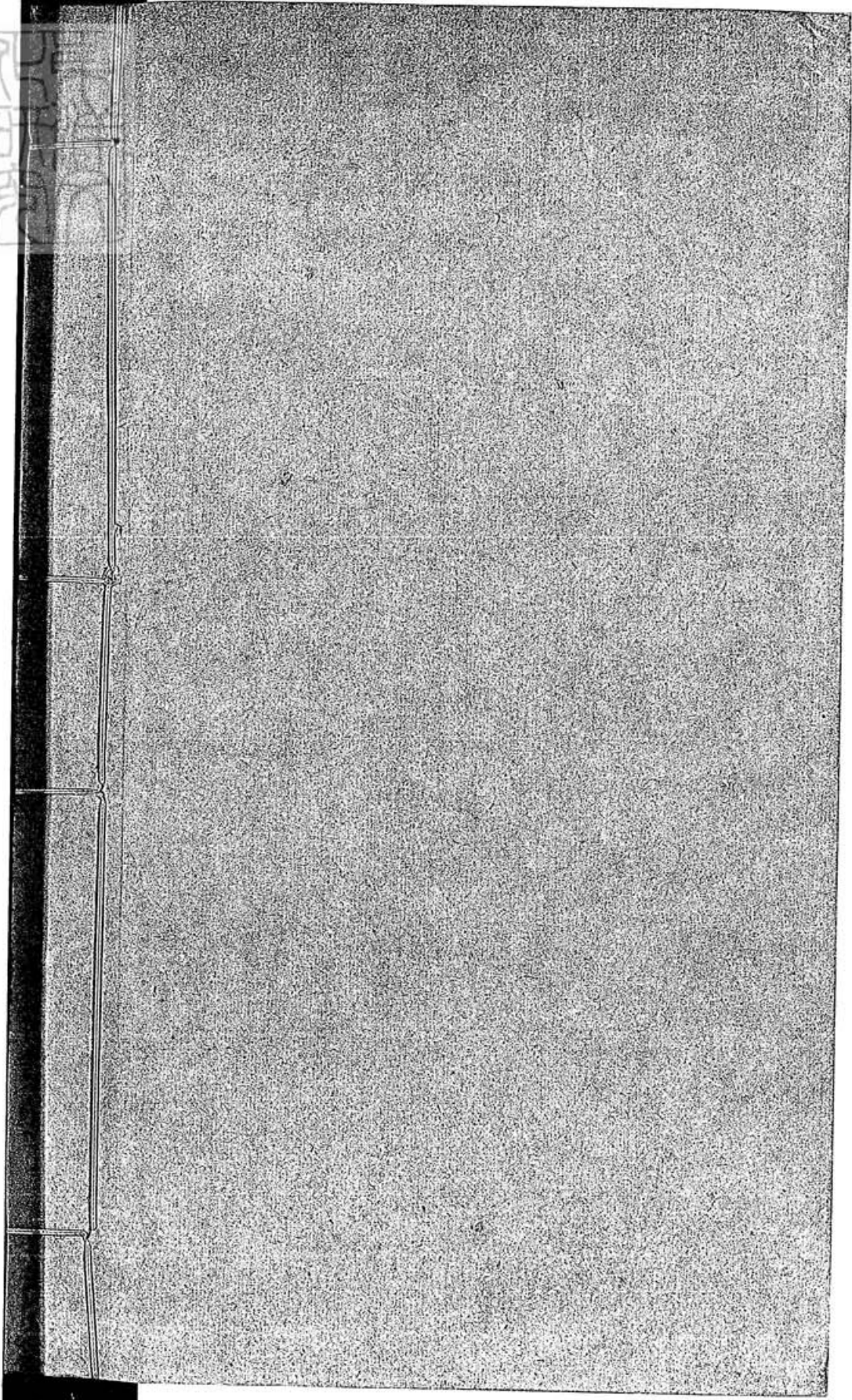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
 貴為不若得意於朝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視天下皆大悅樂而不歸已。將歸已視天下大悅而
 下之人皆大悅樂而不歸已。若一草芥不為意者惟
 親不草芥不為人順乎親。親不可為能如此也。不
 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順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
 若得事親之道而能先天下而憂之則亦從而化之
 樂替既以盡其事。父母之道而替之亦從而化之。替
 之替既以盡其事。父母之道而替之亦從而化之。替
 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替之亦從而化之。替
 曰替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替。舜父也。正
 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替。配字曰替。舜父也。正
 辨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